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認爲新聞紙類

民彝旬刊

第一卷 第三期

民彝旬刊

第三期目錄

三月一日出版

從陝西報告中所認識的三中全會

龐龍

統一救國運動的批判

秀明

「根絕赤禍」乎？「共同防共」乎？

趙昌

評所謂「經濟建設論」

李進之

三中全會的檢討與致謝

曾友新

南京圖書館藏

從陝變報告中所認識的三中全會

龐龍

三中全會，在萬日陝變中開幕了！自從國民革命北伐成功以來，國民黨的「×中全會」，也不知開過多少次，可是，每次都是在人民不大理會中過去；從沒有像這次這樣引起全國人民的關心和注意。

爲什麼人民對於這次會議的看法不同了？人民對三中全會的態度的改變，並不是由於人民對於南京政府的信仰的轉變，主要的由於三中全會召集的時代背景以及人民對於三中全會的新期望所造成。第一，三中全會的召集是在日本曠使僞軍第一次進攻綏遠失敗之後，第二，三中全會是在「雙一二」事變解決之後。這兩個偉大的歷史事件，不僅給了我們以極寶貴的教訓，同時也激起了我們一種新的期望。第一，由綏遠抗戰的結果，縱然不能使我們完全推論未來中國的全部抗日戰爭之必然勝利，然至少使我們相信，中國的確有抵抗日本之能力；而且只有抵抗，才是國生存的正路。第二，「雙一二」事變之發生及其解決，證明中國近年來的內部糾紛，並不是簡單的關於內部權力

鬥爭的問題，主要的還是由於對外政策之不同的意見所造成。更具體點說，內部的糾紛乃是由於不攘外所致。「安內」攘外，現在已經變作了一個問題，「外」不攘，則「內」不能「安」；反之，在舉國一致對外的時候，內部意見的紛歧自然會消滅，因此，攘外自然就可以兼收安內的效果。

我們應該根據這些新教訓，決定中國的新國策。負責指導中國政治的三中全會，適於此時開幕，其任務之重大是不待言。全國民衆希望於三中全會的，是正確的領受這些教訓，根據這些教訓，決定中國政治的新路線。對內達到「和平」，「團結」！對外實現徹底對日抗戰。因此，我們可以說，全國人民之所以關心，注目於三中全會，是出於在這個時期，人民對於三中全會的新期望所造成。

可是，三中全會對於我們人民所最關心的問題，究竟作了怎樣的決定呢？實在令人失望得很！關於綏遠抗戰的教訓，三中全會根本就沒有理會到。至於「雙一二」事變問題，在會議前雖已有張揚八項主張的發表，以及川桂等省

團結抗戰要求的提出，可是大會對於這個問題，也沒有予以充分的注意。大會簡單根據蔣委員長的一個報告，就作了一個「不予置理」的決議。這樣，一個關係於整個民族生存，為全國軍民所深切注意的重大問題，就被大會潦草的放了過去！

蔣委員長報告的內容如何呢？

他首先把這次以達到團結抗日為目的的十二月十二日事變，視為不正當的事體，因此他侮蔑張楊係「託兵諫之名，行劫質之實」。於是，一個賦有嚴重歷史意義的事件，簡單的被當作凌亂「紀」的事體看待。其實，事變之能以和平解決，蔣先生被扣留後，西北將領之不加害於蔣，最後且由張學良護送入京，這些事實，證明西北將領除抱定要求改變國策，發動抗日戰爭外，絕無絲毫不正當動機參雜於其間，可是我們的蔣委員長，在他的報告書裡，却不顧這樣的來認識事實。他認為西安事變之得以解決，蔣先生之得以不死，是由於「全國軍民同心一德」，「昭宣正義」，於是得使「倡亂悉復悔禍」，「事變得以弭止」。

我們不知道，他這所謂「軍民同心一德」者係指的什麼，所謂「昭宣正義」者又係指的什麼。我們只看到，在事變之後，中央調遣數十萬大軍，圍攻陝甘，我們只看到，那

些在抗日戰爭中從不露面的空軍，大隊的飛向西安，去轟炸那不知抗日不知其他的無辜人民！數十萬大軍的調動，也許就是蔣先生所說的「軍民同心一德」吧？不過這種「同心一德」，說起來不是完全體面的事。因為武力討伐政策，乃是一部份親日份子，在日本帝國主義的慫恿之下，所決定出來的。日本堅主對張楊討伐，其用意并不在於維持

中國「國法的尊嚴」，拯救蔣委員長的性命（倒不如說是犧牲蔣委員長的性命），而是在消滅抗日的力量，打擊中國的抗日運動。而且這在日本慫恿之下所做出來的「討伐運動」不僅沒有「全國」的「軍」參加，也沒有得到「全國」的「民」的擁護。事變發生後，川桂將領之通電和平，晉冀魯將領之主張政治解決，以及全國各地人民團體之宣言反對內戰，就是中央內部也有不少的人力主和平解決，這些事實，都在證明全國軍民不僅沒有參加，而且在極力反對，這種討伐運動。

至於所謂「昭宣正義」，實際上還不是和莫索里尼用飛機大炮向阿比西尼亞傳佈文明一樣！所不同者只是，莫索里尼的文明是向國外傳佈，而我們的「正義」，却不能走出國門一步而已！

此外，促成這次事變和平解決的真因，還不在於所謂

南京圖書館藏

同心一德的討伐運動，而在於全國民衆主張政治解決，以便發動整個抗日的心理，換句話說，就是當時一般民衆都希望張楊早日釋放蔣委員長出險，以便由蔣委員長發動整個抗日，這一種心理，的確有助於事變的迅速解決，但這又似乎是蔣委員長的報告所不顧或不屑提及的！

關於張楊的八項主張，蔣委員長在報告書裡所表示的是：不欲聽其任何談述，指出其行動背謬，及主張之無意義，最後聲明，終可提出中央，但必表示不贊成其主張。

蔣委員長的表示既如此，那末，三中全會，當然也好「不問其內容如何」，而加他以「叛亂」，「脅迫」，的罪名，給他以「不予置理」的處置了。

「雙一二」事變是否叛亂行爲，前面我們已經說明，我們相信，如果張楊真有叛亂企圖，就不是這種和平方法所得解決，蔣先生個人也不會這樣容易脫險！尤其是「叛亂」的主動者張學良，更不會大胆的隨蔣入京，去自投羅網，至於所謂「脅迫」，只有在以下兩種情形下可以承認：一，如果蔣先生還是被張楊扣留西安，還沒奉送回京，二，三中全會是在張楊軍隊直接監視壓迫之下進行，可是，事實却完全不是這樣，蔣先生既已安然回京，三中全會也是在中央軍隊直接保護之下進行，最後，所謂「叛亂」的西北

軍，不僅未擁兵自雄，在三中全會之前且退出了西安，所謂脅迫云者，不知究竟表現在那裡？

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一天一天逼緊，中華民族的危機一天一天嚴重，在這種情形下，每一個不願作亡國奴的中國人，都時時在考慮、時時在準備如何抗日的工作。担負決定國策重大任務的三中全會，對於如何施行抗日救國的問題，似更不能漠然視之！姑無論張楊八項主張久已得到全國軍民的同情，已公認其爲目前救亡圖存的一個有重大意義的建議，即使其主張有某些不適用於現實，三中全會也應當予以審慎考慮，正確的指示才是。現在三中全會以莫須有的罪名爲理由，將它一筆勾消，在這裡，我們覺得中央對於抗敵禦侮的認識與誠意，實在不能令人無疑，不然，不會把這一關係全民族生存的重大問題，置之不理的。

雙一二事件雖然是發動於西北軍，然這却是全國軍民整個抗日要求的表現。由雙一二事變之發生與解決，不僅表現了全國軍民的渴望團結，并且表現出抗日軍民對於我們政治領袖的愛護。蔣先生過去不抗日的事實，雖然深深記在人們的心裏，但抗日軍民却不願以過去歷史，判斷蔣先生的前途。只要蔣先生能夠領導抗日救國、人民仍然是

擁護他爲領袖的。所以，在蔣先生承認過去對日政策的錯誤，表示今後要改變國策之時，張揚即慨然護送回京，張學良且相借人京，東身請罪。抗日軍民愛護領袖之至誠，已表現于事實。但是蔣先生却似乎始終沒有被這種軍民熱誠所感動，這的確不能不使我們深爲痛惜的！

雙一二事變的偉大歷史教訓，是被三中全會以「不

置理」的議決一筆勾消了。但不願作亡國奴的國真高中國人民，却不能這樣把它輕易放過。我們還是希冀蔣先生能夠把這一事件的歷史教訓深深的回憶與反省一下，同時我們也希望全國不甘作亡國奴的同胞，也應該把這次事件的歷史教訓地深地地。

統一救國運動的批判

秀明

在安內攘外論已經宣告破產的今日，所謂統一救國運

不止虛名……」

動又以舊物新裝的姿態而出現！據最近上海電訊，滬上某派份子所策動之統一救國運動，已於日昨假浦東大廈，正式組織上海各界統一救國大同盟，並發表宣言，同時復向

讀了這一篇皇皇大文之後，我們覺得對於這一舊物新裝的所謂統一救國運動，的確有加以分析與批判的必要：

三中全會提案，原文畧謂：「竊維攘外以安內爲先務，安

一，我們需要那一種形態的統一

內以統一爲前提……應懇我中央資成國府，從速肅清爲患後方之殘餘共匪，以杜可能之紛擾，尅期統一邊遠各省區之政令軍權，勿使企圖割據之封建餘孽，得以封建之本質，披擁護中央之新裝，並從嚴處決以摧毀民族陣線爲目的，而托名抗敵救國之反動份子，務使安內有其實際，統

所謂「統一」，只是一種政治的形態，它的本身並沒有絕對的是非善惡，也並不是絕對值得人們謳歌的或詛咒的，我們要批判一種統一運動的是非善惡，必須要了解它的具體內容和條件，比如說，「統一救國」統一對外」那是值得我們謳歌的，如果說「統一買國」「統一媚外」，那末，情形就完全不同了，所以我們對於某種統一運動的批判，是

要看它的具體的條件和內容來決定的。

在日本帝國主義不斷的威迫利誘中，在次殖民地特殊的社會結構中，中國的統一運動向來是沿着兩條不同路線開展的：其一，是抗日的統一運動，他們主張聯合國內一切抗日力量，不分階級，性別黨派，宗教信仰等等，一致在對日抗戰的旗幟之下統一起來；其二，是媚日的統一運動，他們主張用威迫利誘的手段，強制或麻醉全國民眾對日忍耐和平，一致在親善提攜的口號之下統一起來。前者我們可以稱為抗日陣線或救國陣線，後者我們可以稱為親日陣線或賣國陣線；前者是全國四萬萬同胞共同的要求，後者只是少數漢奸或親日官僚的要求；前者是值得謳歌的，後者是值得詛咒的！

這次上海所發起的統一救國運動，究竟是屬於上述的那一種呢？從他的名義上標榜着救國的字樣來看，那末，它似乎是屬於抗日救國的一種，但是我們從它的具體條件和內容分析，那末，他們所標榜的救國意義，實在不能令人無疑！第一，因為在現時全國民眾對日抗戰情緒高漲的今天，他們沒有要求政府抗戰救國，而只是要求政府繼續執行已經宣告破產的安內攘外政策；第二，因為在全國民眾要求停止內戰一致對外的今日，他們沒有請求政府團結

對外，而只是斤斤於剿共，征服地方異己以及鎮壓一般抗敵救國的革命民眾。他們的基本認識，似乎認為中國當前大敵，並不是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而是中國民眾乃至各地方實力派對日態度的不一致，因此，他們不能不來一次所謂「統一運動」，不用說，這種統一運動，只是他們——少數漢奸與親日官僚們——所需要的統一形態，而不是我四萬萬同胞國民所需要的統一形態！

二，中國不統一的原因是什麼？

現階段的中國內部，有抗日陣線與親日陣線的對立，有共產政府與國民政府的對立，有漢奸傀儡組織與中國政府的對立，不統一的確是事實，但是我們要問：這些不統一的真實原因是什麼？在統一救國運動者的心目中，他們當然認為只是共產黨的搗亂，只是邊遠省區軍權政權的割據，只是所謂反動份子的「假托統敵救國之名」了，至於傀儡漢奸組織的公然存在，統一救國運動者自然是看不見，或許是認為與他們的統一並無什麼妨礙的了！

然而事實勝於雄辯，在這幾年來日本帝國主義的兇猛侵略中，在這幾年來全國民眾一致反對內戰與要求團結對外的呼聲中，中國各省區割據地盤反抗中央的事實，早已不存在了，就是統一救國運動者，所指出當做唯一證據，

的西安事變，也只是張揚等要求中央領導抗日，並不是要求什麼權利地盤的封建割據。其次，所謂共產黨搗亂的問題，這在幾年以前也許是一種事實，但在近兩年來，共產黨已經有了覺悟，已經一再宣言願與國內一切抗日力量聯合，共同對日抗戰，並且在最近三中全會開會的時候，他們更建議願意自動取消蘇維埃政府，取消紅軍組織，要求一致在中央政府領導指揮之下，致力於抗日救國。此外所謂「托名抗敵救國」的反動份子，雖然統一救國運動沒有明白的指出，但是從他們請求中央「從嚴處決」的字樣上看，那末，他們當然是指文化界救國會被捕的七領袖以及一切參加抗日救國運動而獲罪的民衆和青年了！我們要注意，這些參加抗日救國運動的份子，都是愛國的純潔志士，他們除開要求政府抗日救國外，絲毫沒有爭奪政權或破壞統一的任何企圖。

由此，可見統一救國運動者所指出的中國不統一的原因，在事實上根本就沒有那麼一回事，現時中國不統一的原因，真正原因，我們認爲只有一個，——這就是中國政府不能接受民衆要求以發動整個民族的對日抗戰！因爲政府不能發動對日抗戰，所以不能對主張抗戰的民衆加以壓迫，所以不能對主張抗戰的各省區各實力派加以排斥，所以

不能對主張抗戰的軍隊加以消滅或歧視，這樣便形成了中國內部抗日陣線與親日陣線的對立。其次，因爲政府不能發動對日抗戰，所以不能不拒絕中共自新的建議，所以不能繼續執行已經破產的剿共政策，這樣便延長了中國內部共產政府與國民政府的對立！又其次，因爲政府不能發動對日抗戰，所以不能不利用一般親日官僚與日本周旋酬酢，所以不能不默認日本對中國地方的勾結煽動，所以不能不容忍漢奸傀儡的公開活動，這樣便構成了漢奸傀儡組織與中國政府的對立。

因爲不抗戰，所以不能博得全國民衆的一致擁護；因爲不抗戰，所以不能消滅共黨的歧異；因爲不抗戰，所以不能取消漢奸傀儡的組織，總而言之，中國不統一的原因只有一個，那便是政府對日的不抗戰主義！

三、統一的正路與歧途

老實說，處在敵騎深入國亡無日的現階段，「統一」並不是我們反對的，我們不但不反對，而且還極力擁護以期求其實現，不過我們所擁護所祈求的統一，却不是這種舊物新裝的安內攘外主義的統一，而是「抗戰的統一」「抗日的統一」。

我們認爲中國現階段的客觀環境，只有對外抗戰的統一，才是我們全國四萬萬同胞所需要的統一；同時我們更認爲只有對外抗戰，才能達到全國的真正統一，理由是如此的：

第一，我們從上述分析，很明顯的看出中國不統一的真實原因，只是政府對日不抗戰的結果，換一句話說，是中國不統一的責任，並不在於人民而只在於政府的本身，更明白的說，中國不統一，並不是人民不與政府一致，而是政府不與人民一致。我們可以說，從九一八到現在，中國民衆的心理早就在抗日救國的公同要求之下統一了，（自然很少數的漢奸和親日官僚以及這般抱安內攘外主義的統一論者，是應該除外的）九一八事變後，民衆對政府的原諒期待，一二八之役，長城各口之役乃至在此次綏遠抗戰當中，全國人民不論老幼，不論男女，不論貧富，上至政府官吏，下至乞丐罪犯，都是一致的踴躍輸將，甚至典衣絕食幫助前敵戰爭，這不是證明全國民衆的心理已經統一麼？又如去年西南西北各省的實力派，一致要求中央

領導抗日，並願犧牲一切請纓前驅，最近中國共產黨更正式建議，自願放棄黨派立場，要求參加抗日，這不是證明全國人心已趨一致麼？所以目前中國的客觀條件，只要政府能毅然決然領導抗日，那末，內部的統一根本上是沒有問題的。

第二，我們認爲拿統一做抗戰的條件，換言之，就是先求統一後談抗戰，這在事實上也是不可能的。過去政府所堅持的安內攘外主義，就不是想由對內的統一以達到對外的抗戰嗎？結果是怎樣？一方面是日本帝國主義的不斷侵略，不允許它從容的做安內的工作，另一方面是全中國民衆抗戰情緒的高漲，不允許它規規的做和外層內的工作，因此，愈求安內而內愈不安，愈求統一而愈不統一，這不是不能由統一以達到抗戰的明証麼？

如上所述，我們可以說，由抗戰以達到統一，才是中國目前統一運動的正軌，基於安內攘外主義舊物新裝的所謂統一救國運動，事實上祇是一種帶有漢奸性的統一運動，也祇是一種『統一賣國』『統一降敵』的運動！

「根絕赤禍」乎？「共同防共」乎？

趙昌

自「九一八」以來，「不分黨派，共同禦侮」的呼聲，一天高漲一天，因外患日加嚴重，這種呼聲目前在民衆間更見普遍了，沒有成見的民衆，不會被什麼不可告人的觀念遮蔽了人所共有的智慧，他們知道任何黨派的利益，均以國家民族的利益爲根基，他們知道中國當前的大敵只是威脅我國家民族生存的日本帝國主義，而不是國內的某某某派，他們知道內部的一切黨爭，是亡國的重要因子，基于這種認識，遂發出了以上的呼聲，這種呼聲所反，確曾促成不少黨派中人的覺悟，但強項的共黨能否因此覺悟，在最近以前，還是常常使人憂慮的事，

中國共黨雖然在迷路上輾轉了若干年，畢竟還未完全爲偏見所蔽，失去常人應有的智慧，他們鑒於中國共產運動的失敗和民族危機的嚴重，終于幡然悔悟，毅然決然回三中全会建議，自願放棄其階級革命與蘇維埃紅軍等組織，並願受中央指揮，共同抗日，共黨政治主張及其行動既有這樣的整個轉變，中央認爲不能與共黨合作的中心障礙

，至是已不復存在了，十年來，中央動員百餘萬，轉戰十餘省，舉一切國力人力，不能剿平的共黨，此次正可乘其自覺誠懇的時候，使「爲患十餘年，荼毒十餘省」的共黨，成爲善良國民，並可因此集中一切力量，以收共同禦侮的效果，故我們事前預料，中共的建議，決不會不水到渠成納。

但有人認爲共黨的轉變，是由于勢窮力蹙，冀以緩和國軍的進剿，並非真正出于誠意，我們認爲此說完全出於偏見，抹煞了客觀的事實，現在共黨遠在西北，一方面有不剋則共的各軍，做其前衛，一方面又有蘇聯爲其後應；出可以攻，退可以守，其現在所處形勢，遠勝過江西被困時代，由此可知，共黨建議的動機不是退守軍事的環境，而是由于其他客觀的情勢。分析說來，共黨由十餘年來苦鬪的經驗，深知中國經濟條件，不容共產革命的成功，且在民族危存亡的今日，共產革命不但違反民族救亡心理，且促進日本的進攻與中國的退讓，而共黨自身亦有隨全民族一同消滅的危險，再加上第三國際所主持的世界共產

革命已由向資本主義進攻的策略，轉為防守世界法西斯發展的策略（參閱本刊第二期，中共對三全會建議之詳述），由這種情形，我們很可以確定共黨的建議，是出于覺悟的誠意。

二

由以上的檢討，我們認為不能容納共黨的中心障礙已不存在，黨國要人應不再有別的藉口拒絕中共投誠，然而他們的建議竟被「……種種罪惡，實不能以片言之表示，即予置信」（見三全會宣言）幾句話輕輕的投入大海中了，而統一國力，共同禦侮的良機，自然亦因此而付諸東流。

既然不「即予置信」，自然要「根絕赤禍」了，但究竟爲什麼不「即予置信」因爲「種種罪惡」，究竟爲什麼要「根絕赤禍」除了因爲「種種罪惡」以外，還多了幾條理由，茲將其所以根絕赤禍的各種理由寫在下面：

1. 中共的過去罪惡：中國共產黨自「十三年以來，揚言加入本黨，以從事國民革命，而實則破壞國民革命，十六年以來，以暴動手段，危害民國，使國家對外力量爲之減削，人民無量數之生命財產爲之蕩析，種種罪惡」（見三全會宣言）共黨的過去的罪惡既不容許，現在那能任其

反悔，此爲要根絕赤禍的理由之一。

2. 中共有國際背景：中共有國際背景，是人所共知的，但「凡獨立自主之國家，斷不容許有反國家反民族，而依附外力之團體……本黨負建國立人之責，共產黨對建國專制殘暴之策畧，及其以國際爲背景，而破壞國家統一之行動與宣傳，實與建國立人之宗旨絕對相反」（見三全會關於根絕赤禍議決案全文）此爲要根絕赤禍的第二個理由。

3. 憑藉則共同志：中央因爲勦共，曾動員百餘萬，作戰十餘年，而且常常敗績，成師成軍的軍隊每每全軍覆沒，其間自然不知犧牲幾多頭顱，所以「決不忍數年以來，擲其血汗以從事勦匪工作之武裝同志，及一切同志懷功虧一簣之痛」（見三全會宣言）因爲不忍如此，所以要加上若干年月，若干頭顱，繼續剿共，以竟全功了。

4. 保障經濟建設：中國近年來，農村普遍的破產，各地工廠紛紛倒閉，國民經濟，國家財政，均感受極大的威脅，追其原因，據三全會宣言上說，則爲「數年以來，共產份子之所蹂躪，多在農村，農業固被其摧殘，鄉村僅有之手工業，亦遭其破壞，此外上海一隅，有相當數目之輕工業，爲國內從事實業者數十年來拮据經營之所得，然秘

密之宣傳組織，使階級鬥爭之毒念潛入人心，爲患亦不及「勝言」，現在中央正要努力經濟建設，爲保障經濟建設計，所以首先要根絕赤禍。

三

上列各種不能輕易容納共黨建議的理由，在以前也許很能動人聽聞，現在的情形却不同了，茲逐項加以簡單的分析，看一看其中含些什麼成分。

第一，我們承認共黨過去確犯了種種罪惡，但我們應該知道在目前外患日深，國運垂危的中國，絕不是算舊賬的時候，退一萬步言，即不顧國家民族的利害，定要算一算舊賬的話，自應將整部舊賬一齊算清，不應只算其中的一部分，共黨近年爲禍之烈，追溯根源，自不能不歸咎于始作俑者，正因某些人倡導於前，所以才留下現在的禍根，現在的共黨固罪不容誅，以前倡導容共的人，豈爾獨逍遙于法外，現在中央的權貴，實有不少共黨的前輩，還有黨國某要人在武漢時代力倡『革命的向左走，不革命的向右走』，所以弄得一般無識的青年，竟至一左再左，均以加入共黨爲榮，共黨的勢力從此擴大，湘鄂的共禍，因而彌深，還有過去中央因處理共黨無方，至釀成今日的禍患，當時執政者能說不負責任？現在趁着算共黨的舊賬的

時候，這些賬目當然亦應列入，這是專就共黨方面的舊賬言，若站在民衆的立場，把『九一八』以來中國喪權辱國舊賬一齊清算一下，這筆賬恐怕比共黨的舊賬更大多了，我們民衆若以當局清算共黨舊賬的態度，來向當局清算，這個賬目應將如何清結呢？但我們知道，在垂亡關頭的中國，實沒有時間再容我們結算舊賬；債務滿身，深謀遠慮的衰衰諸公，請勿專算人家的舊賬，再加重自己的債務吧！

第二，中國共產黨固有國際背景，然不能說因此，定使國家失去『獨立自主』，我們知道，世界各國的共產黨均與第三國際有關係，英法兩國的共產黨當然也不是例外，這兩國的共黨在國會中與他人齊肩並立，並沒有因此使英法兩國不能『獨立自主』，也沒有損害了這兩國的『建國立人之要旨』，更可惜的，我們的要人只看見遠在邊區有國際背景的共黨，而却忘記『或者沒有看見』『凡獨立自主之國家，斷不容許有反國家民族，而依附外力之團體』的冀東偽組織，有人說：因爲冀東依附日本的勢力，若進動冀東，日本決不容許，勢難免與日本衝突，中央因投鼠忌器，故容許其存在。那末，設若中共依附蘇聯，同冀東依附日本一樣的緊貼，蘇聯保護中共也同日本保護冀東一樣的盡力，那時政府對於中共的處置，也許同今日不同了。

第三，歷年剿共，犧牲之大，誠然使人痛心，而將來的犧牲若只爲『決不忍數年以來，擲其血汗以從事剿匪工作之武裝同志……懷功虧一簣之痛』，那是爲剿共而勦共，爲某些人而剿共，未免真把國家當作兒戲了，況且由過去勦共的經驗以及現在的形勢看來，就是繼續進剿，恐不免使剿共的武裝同志長『懷功虧一簣之痛』，甚而至于大功未成國先滅，那真要使剿共英雄淚滿襟了，再者，當局爲了不忍使剿共的武裝同志痛心，所以定要剿滅共黨，但對於抗日的武裝同志，却未曾顧及，我們知道淞滬之役，犧牲了成，成萬的武裝同志，結果而與日本成立上海協定，長城各口之役，武裝同志亦遭了極大的犧牲，結果而與日本成立塘沽協定，這是榮華大者，全會的諸公們，爲什麼對於抗日的武裝同志而獨忍使其痛心呢？

第四，共黨所騷擾的地方，不過數省，而農村破產現象，却遍及全國，農村破產的原因，不能完全歸咎于共黨，至爲明顯，且不能說政府毫無責任，至于工業方面，在民族工業不大發達的中國，若共黨先一使階級鬥爭之毒念，潛入人心，爲患自不勝言。幸而近年來工人罷工風潮並不多見，有之，就是去年上海日本紗場大罷工及青島日本紗場大罷工了，但並不是由于共黨的階級鬥爭之毒念的

入，而是由于民族觀念的勃發，也不是共黨摧殘了民族工業，而是中國政府壓迫中國工人，扶植日本紗場，至使民族工業不能與之競爭，然而這不過是中國工業衰落的一個小小原因，至于上海天津以及各地工廠紛紛倒閉，其原因何在，却不能不顧及事實，單單提及共黨，而對於日本年來驚人的走私不提一字，據調查，華北私運商品，以白糖爲大宗，由前年八月起至去年四月底止，運至天津的糖有五五九，九七六包，在去年十一月間上海糖價每包二十三元左右，以成本及稅捐相加，實爲不可再減之價格，華北因私糖充斥，每包市價僅十六七元，各種日貨，因私運入境，成本減輕，物價低廉，自能不脛而走，至我國內，工業幼稚，技術簡陋，稅捐繁重，本已難於立業了，今又經此巨量私貨的壓迫，當然要陷于萬劫不復的境况，然而衰衰諸公，對於走私，偏偏不發一卓見鴻論，至于共黨對於民族工業，『莫須有』的危言，却一再申述，不厭其詳，真令人不得其解！

四

綜合以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出，拒納共黨建議，澈底滅絕共黨之各種理由，無一可以成立，但這些理由恐只是表面的，其骨子裡似還有原因在，若我們再加一番細思，

共黨的建議，所以「不予置信」的，與「共同防共」問題似乎不無關係。

自廣田提出三原則向我國政府交涉以後，中央與共同問題即轉而複雜了，中日「共同防共」為三原則之一，曾由川樾大使向我政府提出交涉直至七八次之多，我政府在表面上雖曾予以拒絕，但嗣後即一再聲明，則共為政府的既定計劃，無論如何，決不放棄剿共工作，這裡雖未敢允許與日本共同防共，却不敢言不「防共」了。

考日本所以將防共問題視為最重要的原則之一者，積極方面，想由防共問題作進一步的侵略企圖，消極方面乃為保障既得贖物的安全，故在過去中日交際中，日本一方面要求華北特殊化，一方面即要求共同防共，是的，華北不特殊化，不能保障偽滿的安全，不稱藉口防止共黨，便沒有理由要求華北的特殊化，而且若能使中國政府天天忙於剿共，當然談不到攘外，不去攘外，則華北特殊化的目的可以逐漸達到。日本提出防共問題，誠然想一舉兩得，但適當日本高唱防共的時候，中國共黨向三中全會提出了輸誠的建議，這個建議果被嘉納，中國的內部問題即完全解決，國內既無共黨可剿，當然免不了要轉向攘外問題了，日本看明了這一點，所以川樾大使聽到中共這個建議後

，馬上就共進調主張剿共最力的汪精衛先生。同時中國政府中主張以最大的忍耐，以促成侵略者最後覺悟的一派人，亦正想與日本提攜，與日本親近，他們，看到中共問題，為中日外交的調整上的最大障礙，因此，為博得日本的諒解與歡心，以便順利的走上東京路線起見，所以他們要盡力使這個對於中日親善的障礙消除，要極力主張「勿使年來勦共工作，功虧一簣」了。

是的，日本若能使中國與它共同防共，自然是最好不過的事，就是能使中國自己不敢不「防共」，不敢放棄勦共工作，那末，奸計也算售了，故我們現在所做的剿共工作，不但與中國國家民族毫無利益，而且在客觀上還是執行了日本的侵略任務，還可以說，我們自己「剿共」，實異于與日本共同防共。「根絕赤禍」與「共同防共」，在這一點上看來，只是文字的不同，而不是意義的不同。

這樣看來，日本所提出的「防共」計劃，就是基于以華制華的政策，這個政策恰又與汪先生最近大聲疾呼的「安內攘外」相吻合，但現在中國只剩一個共黨問題，若一旦中央因共黨政治主張的轉變，而變更其既定的剿共計劃，不僅打破了日本「共同防共」的好夢，且有促成中國整個抗日「危及帝國安全」之可慮，好，由川樾的進調的結果

，對於共黨的建議，終于「不予置信」，而且還要「根絕赤禍」，日本從此自然高枕無憂，親日派也算得大行其道了。

評所謂「經濟建設論」

李進之

據日昨上海電訊：「出席三中全會諸中委對時局之意見，顯分兩派，一派為經濟建設派，一派為國防抗戰派。

經濟建設派之主張，仍為安內攘外，維持現狀，以最大忍耐緩和對日衝突，力避戰爭，而利用外資及時間以謀國內之經濟建設。」

同時汪精衛先生在三中全會開幕詞中有云：「……救亡固存有待於國力之充實，而國力之充實，又有待於民力之增進，我們應當怎樣從事國民經濟建設運動，以解除人民的痛苦，改善人民的生活，使其能力活潑，效率增加，這個問題，不僅是目前救亡固存所關，而且是民生主義實行之所繫……」

此外三中全會閉幕宣言中又有云：「倘有言者，國家統一之進行，必有待於經濟之統一，始為真正之成功，而當救亡固存之會，國力之增長，尤有待於民力之充實，故

經濟建設，實為目前最重要之圖……」

從上述的消息和言論當中，我們可以看出現階段的所謂「經濟建設」，的確又成了一個很摩登的政治主張，而且這個主張在三中全會中似乎更博得了很大勝利。當着日本侵華政策積極轉變為經濟提携方式的今日，這一種與日本政策遙相呼應的主張，尤其是值得我們的特別注意，以下我們試從這一問題的各方面加以簡略分析：

一、經濟建設論的本質及其真實涵義

如果所謂經濟建設，只是主張對中國經濟應該加一番建設工作，那末，問題是很簡單的，因為中國經濟的落後與崩潰，無論從任何方面着眼，都是很迫切的需要一種建設，可是他們目前所高唱的經濟建設論，却另外有其內容與涵義：

第一、這一種經濟建設論，是以物質準備主義為其骨

幹的：他們認為現時中國國力不充，決不能對日本抗戰，必須先來一個長期的經濟建設運動，等待中國的國力民力都充實了，然後才談得到對日抗戰，所以他們主張『以最大的忍耐緩和對日衝突，力避戰爭』了，同時我們從汪先生的言論中乃至三全大會的宣言中，所謂『救亡圖存之會，國力之增長尤有待於民力之充實……』這一大串的『待』字，待來待去，無非說明要抗戰必須等待着中國經濟建設成功以後，換句話說，就是要等待着物質準備完成以後，這不是過去準備論的變相麼？

第二，這一種經濟建設論，又是以安內攘外主義為其骨幹的：自從綏遠抗戰和西安事變以來，全國人民的心理，都要求停止內戰一致對外，民族抗戰的高潮，可以說已達到了頂點，此次三中全會的召集，全國人民都盼望在這會議中，能夠樹立抗戰救亡的新國策，可是他們却拿出經濟的口號，以緩和民衆對抗戰的要求。他們暗示中國目前的大患，並不是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而是內部的不統一和國民經濟的崩潰，因此他們仍主張安內攘外，維持現狀，並主張以經濟建設為手段，來完成國家的真實統一，這不是過去安內論的一種變相麼？

由此我們可以說，目前的所謂經濟建設論它是以過去

的『準備論』與『安內論』為其真實新義的，而它的本質，不用說便是中國過去一貫國策的不抵抗主義！

二、經濟建設論之理論的檢討

以不抵抗主義為本質的所謂經濟建設論，它的本身是否有實踐的價值，這是很值得我們加以檢討的：

我們以為要談中國的經濟建設，必須首先明瞭中國經濟衰落的原因，換句話說，就是要首先明瞭中國經濟病源之所在。鴉片戰爭以前，中國經濟還是純粹的農業封建經濟，在世界經濟關係中，還是保持着自給自足的地位，迨至五口通商以後，帝國主義資本經濟的勢力，才開始分解中國經濟的封建基礎。它一方面以價廉物美商品射擊力，摧毀了中國農業與手工業的生產，另一方面却又以優越的資本條件以及各種不平等條約的護符，障礙了中國民族資本主義之正常發展，於是表現於中國經濟之最大特徵，即為中國經濟之日趨殖民地化，農村經濟則日趨破產，民族工業則日趨萎縮，買辦商業資本，則日趨畸形發展，財政金融則日益對外隸屬，凡此，均為中國經濟加深殖民地化之顯著象徵。但在「九一八」事變以前，因着列強在遠東的均勢以及中國門戶開放的結果，中國經濟還能保持半殖民地的情形，經濟主權還有部份自主的可能，及至九一八

事變發生，中國的經濟利益，更由列強的均霑方式而轉入日本獨佔的方式，中國的國際地位，更由半殖民地或次殖民地而轉入真正殖民地。在這樣情勢之下，所以中國經濟的破產與澈底殖民地化的傾向，在最近數年來尤為顯著。

根據這一事實，我們可以看出中國經濟的絕大危機及其病源，即在於帝國主義——尤其日本帝國主義——之兇猛侵略，要談中國的經濟建設，要使中國的經濟建設有效，必須首先能排除帝國主義的侵略，（例如歐戰時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減輕，中國的紡織業即呈飛躍的發展，即其證明）如果不能排除帝國主義的侵略，那末，根本上就談不到什麼經濟建設，這一事實，我們更可拿中日現階段的具體關係來說明，中國目前要發展經濟建設，其最重大的條件，第一，便是能夠保護國內市場給予新興的民族產業以充分發展的機會，而這種保護的最大武器，便是在友邦的強硬要求之下，中國的關稅稅則却不能一再修改，民國廿三年七月改訂的關稅稅則，不是很明白的給予日本紡織工業以掠奪中國市場的最好機會麼？不是很明白的給中國垂危的民族工業以致命的打擊麼？而且友邦還以為不足，在近兩年來更大舉武裝走私，使中國的紡織業，糖業，麵粉業，絲業，火柴業，更陷於日暮途窮奄奄一息的絕境，使

中國關稅的保護作用，更等於零。如果我們不再減輕日貨的關稅，日本聽自動的停止走私麼？如果我們再減低日貨關稅，那麼，能阻止日貨的兇猛傾銷麼？這是証明在中日現狀下，中國決無保護民族產業繁榮滋長的可能！

其次，發展中國經濟建設的第二個要件，便是能夠絕對的保護民族產業之各種重要資源：自日本佔東北四省及控制華北以來，作為重工業發展基礎的煤，鐵已大部份落於日本之手，（全國鐵礦，日本佔百分之八十以上，煤礦亦佔百分之五十左右）作為輕工業基礎的棉田，亦大部為日本所支配，同時日本更在華北各省積極進行植棉運動，及統制棉花產銷，將來中國紡織業的原料，勢必更成困難，此外華北小麥雜糧的賤價收買，即在去年豐收的情形之下，已引起中國的各地糧價飛漲與糧食恐慌，而盧鹽的強制輸出，使中國的化學工業與民間食鹽更感威脅……凡此，均足証明在中日的現狀之下，要保障民族產業的各種原料不被掠奪，這也是不可能的。

又其次，發展中國經濟建設第三個的要件，便是要增加民族產業各部門的生產，可是作為生產要素的資本問題，土地問題乃至勞力問題，在中日的現狀之下，都苦於無法解決。例如資本問題，在中國民貧財盡的今日，要進

大規模的經濟建設，勢非利用外資不可，然而在日本強烈反對，強經濟援華的企圖之下，欲利用日本以外的外資，在事實上希望甚少，（自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七日天羽聲明發表以後，列強即不敢對華大量借款，李滋維斯在東京磋商英日聯合對華投資，亦為日本所拒絕，即其明証）如果仰賴日本的投資，則事實上必須以承認日滿華之經濟集團為前提，那麼，中國無異自認為日本經濟之附庸，更無異自認為「農業的中國」與「工業的日本」。又如土地問題，為農業發展之要素，可是中國本部的地狹人稠，農業的發展希望甚少，據統計每方哩的人口密度，已達三百四十八人，這和德意兩國的數字已很近似，比較日本每方哩的四百二十四人已相去不遠，而比較美國的每方哩四十一人，蘇俄每方哩的二十人，則相去不啻天淵之別，以這樣地狹人稠的條件，要發展農業，是困難的，可是比較宜於發展農業地廣人稀的東北四省，已被日本宰割，而出產農產較豐富的華北五省，（據廿四年度統計，察綏綏晉魯五省所產之小麥，佔全國產量百分之三十，小米佔全國產量百分之六十三，高粱佔全國產量百分之五十一，玉米佔全國產量百分之三十七；棉花佔全國產量百分之三四，）又在日本分裂控制之中，所以華北東北的失地不能收復，要解決

土地問題發展農業生產，這也是非常困難的。又如勞力問題，中國雖有極低廉的勞力，足以幫助民族產業的發展，但是此種低廉的勞動市場，因為各帝國主義可以在華設廠製造，事實上已非我國所備有。尤其自九一八事變以來，已有八千餘萬之中國同胞，淪為日本的奴隸，成年為日本增加財富的生產，即尚未淪為日本奴隸的同胞，亦有不少的受雇於日本企業，經常的為日本提供其剩餘價值。即以紗業一項而論，據民國廿三年國內華日紗廠的調查，華廠工人的總數不過一五六，二二四人，而日本在華紗廠的工人總數，亦竟達六三，三三七人，由此，可見在中日的現狀之下，中國要徹底保護勞動市場，以促成民族產業的發展，亦為事實所不許。

三、經濟建設論之事實的解剖

從上述理論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經濟建設論的本身，即未具備實踐的價值，現在我們再從中國過去經濟建設的事實，來檢討這一主張的實際效用。經濟建設這一主張，雖然在最近才被入強調起來，作為現階段救亡圖存的新國策，然而它的產生却是與不抵抗主義同時的。我們還記得在九一八事變當日，許多人就堅持不抵抗主義，他們唯一的理由，就是說中國的國力不夠，必須努力經濟建設

，充實物質的準備，所以在民國廿年專粵合作汪精衛先生出長行政院以後，便有風靡一時的所謂農村復興運動，同時又叫出一個最漂亮的口號，便是「以均權求共治，以建設求統一」，當時陳公博先生主持下的實業部，還製定了一個所謂三年的實業建設計劃，民國廿二年又正式成立了全國經濟建設委員會……凡此一切一切，都是證明過去中國政府對經濟建設，的確已盡了不少的努力，但是結果怎樣呢？

第一，在民族產業方面：中國是產業落後的國家，工業方面根本上，就沒有什麼基礎，尤其近數年來，重工業的主要原料煤鐵，不斷的爲日本所掠奪，所以重工業的建設，絲毫無進步可言。其次在一般輕工業方面，不但生產沒有增加，而且有年益其落的趨勢，根據去年上半年度生產指數的統計：

廿四年度	一〇六，五
廿五年度	九五，四
低落	一一，一

一般產業生產的指數，固然是急遽的降落，然而如果就輕工業的各重要部門加以個別分析，那末，更可以看出中國民族產業的危機是如可的嚴重了！

(甲)棉紡業：棉紡業是中國最主要的民族工業，可是近年來在日本棉織品猛烈傾銷與走私競爭之下，中國棉紡業日趨沒落，據去年八月十六日上海中華日報載稱，迄至最近止，全國著名紗廠倒閉者，計上海八家，天津四家，無錫南通共四家，濟南一家，青島一家，漢口一家，計共十九家之多！此外數月來華商紗廠之停工，減工，改組，拍賣，倒閉等惡劣消息，時有所聞，甚至資格最老之新申各廠，亦不能繼續維持，且有被匯豐銀行拍賣情形。復據去年六月的估計，(見申報週刊一零廿六期)全國紗廠現有紗錠數約二百七十餘萬枚，有三一。五%是在停工中，其餘尙未停工者，則有一二。四%實行減工，一〇%即將減工。尤其使人痛心者，即中國在天津之六大紗廠，在中日經濟合作的口號下，均先後售於日人之手，中國在華北之紡織業，行將絕跡。然而在另一方面，日本在華之紗廠，則日益發達，紗錠已超過三百萬枚，布機已達二萬五千餘台，均較華商紗廠之紗錠布機爲多。

(乙)絲業：在世界市場不景氣與日本人造絲傾銷之下，中國之蠶絲業亦一落千丈，據去年上海絲業同業工

會報告，上海人造絲正廠家，原有興昌鼎源等二十一家，絲機約二萬部，但以日貨傾銷與走私影響，剩下僅六七家，機數三四千部。又據申報週刊去年十月份經濟調查，謂江浙一帶絲業，近因日絲傾軋，B級廠紗絲跌落至每担六百元，猶無人問津，因此無錫杭州上海嘉興一帶絲廠，相繼停工者達半數以上。又如山東向以產副綢著名，但在去年各綢廠均相繼停閉，目前在山東僅果僅存者，僅日人絲廠一廠而已。

(丙)糖業：中國糖業因日糖走私結果，更受嚴重打擊，上海糖商六十餘家在去年一年，損失達千萬元以上，廣東各糖廠因華北華中市場為日糖壟斷，以致全部歇業，總計去年上半年上海北平等處倒閉之糖廠，達一百三十餘家，其未倒閉者，亦相率減工或縮小生產。

此外如火柴業捲煙業，麵粉業等等，年來在日本經濟侵略直接間接打擊之下，也都是奄奄一息朝不保夕了！

第二，在農業方面：年來中國政府雖高唱所謂「農村復興」，但在事實上却証明了中國的農業經濟仍在急劇的崩潰，其最顯著的現象，第一，為近年來災荒次數之增加

，水災旱災幾乎年有一次；第二，則為荒地面積繼續增加，如以一九一四年為一百，則在一九三〇年已增至為百分之三百二十三；第三，則為農民離村現象日趨嚴重，此種現象，吾人試一檢查上海，天津，漢口，廣州各都市人口之飛躍增加，即可瞭然；第四，則為主要農產品輸出之日益減少，中國農產品輸出指數，如以民國十九年為一〇〇，則其指數表如次：

品類	十五年	二十年	二十三年	二十四年
五穀	一一七·一四	九四·七三	二九·八三	二九·〇一
豆類	九五·四四	一九·一八	三·五二	二·四九
茶葉	一二七·四八	九八·六一	一〇七·八九	〇·〇六
棉花	一〇四·三八	九六·四〇	五一·二二	七四·八六
絲繭	一一〇·三八	九七·一八	三七·九三	五三·八四

此外華北之主要稻田麥田，在日本植棉政策之下，均已改為日本種植原料，以致中國食糧生產益感不足，一三五五年中國糧食輸入竟佔海關入口之首位。去年中國農產雖獲普遍豐收，但為日本收買輸出，使中國各地糧價飛漲，糧食缺乏成為普遍的糧食恐慌。此外，因為中國民族產業的衰落，各種農業原料的生產，更感市場狹隘，而不繼

不貶價的過度輸出，例如去歲華北棉花，大部份為日本廉價輸出，即其明証。

第三，在商業方面：近年來中國人趨逐漸減低，這是一般經濟建設論者認為係中國經濟好轉的象徵，但其實際

因日貨走私之猖獗，海關數字已極虛偽之紀錄。根據去

年十個月海關走私損失估計，約七千萬元，進口貨如人造

絲，海產品，百貨等進口稅平均以百分之廿計算，則我國

無形入超數約二萬萬五千元，這都是日貨對華輸出

的顯著事實。此外值得我們特別注意的，就是近二三年

來，英美對華輸出日益減退，而日本對華輸出則日呈飛躍

發展，不但已掠奪了英美的商場，而且更掠奪了中國

民族工業的商場，茲將近三年來英美日對華輸出統計數字

列表於下：

國別 一九三六年 一九三五年 一九三四年 (首十個月)
(單位千元)

美國 一六九, 二九五, 二六一, 二四一, 二五一, 六八九

日本 一三四, 六五六, 一二七, 八八二, 一一六, 一九二

英國 九九, 四〇一, 九〇, 七九六, 一一四, 六七四

由上列數字，即可證明日貨對華傾銷的猛進了，此外

從日貨傾銷的品類分析，最重要的為棉織品，其次為雜貨

，糖，海產，紙張等，這都是給予中國民族工商業以致命打傷的，在這樣情形之下，所以中國的民族商業，不僅沒有繁榮的希望，而且收縮，改組與歇閉的現象，更是所在多有，據中國徵信所的調查，去年三季中上海販賣商業的異動，有如下表：

季節	新創	擴充	收縮	改組	歇閉
第一季	四二	一六	二四	六一	四一九
第二季	四四	一八	一三	四四	九九
第三季	一六	六	一一	一〇	三六

除上海而外，其他各地的紗花商，糖商，絲商等，在日貨傾銷之下，賠累倒閉的更屬比比皆是。

四結語

根據上述理論與事實的分析，我們可以得一個簡單的結論，就是在中日現狀之下，如果我們不能立即發動對日抗戰，如果我們不能求得國家民族的獨立與自主，那末，所謂經濟建設，根本上就是自欺欺人的謬語，它的作用決不能裨益於中國經濟建設的本身，相反的，只是徒然便利了日本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只是把中國已經覺醒的大衆，又重新拉回黑暗的羶泥地獄罷了！

三中全會的檢討與教訓

曾友新

舉世矚目的三中全會自二月十五日開會至二月二十二日閉會，整整八天。共開了大會六次，預備會一次，各組審查會四次，主席團會議八次，參加中委一百七十餘人，提案不下百餘件；而開大會通過所提重要議案——定期召開國民大會（定今年十一月十二日）、國民經濟建設運動、及根據亦萬等案，至於張楊救國八項主張，雖經我們將同志十二月十九日第四次大會提出，據說因為當他們要求各同志提出中央時，請同志即毅然以最正之態度，聲明反對，所以大會深佩。同志亦應不予置理（詳見十九日大會決議文）那些道中委佛成武力抗日案，宋中委慶齡抗日及聯俄容共案，蔣中委王祥季中委劉鈞重定外交國策及李中委宗仁白中委嬰慈道中委湘豫救危亡等案，始終不見大會討論，這些問題，都是目前禦侮救亡最迫切的問題，同時也是全國民衆所最懇切盼望能夠得到一個具體解決的問題。難道這些案以檢討內對外新國策而召集之大會，對這些問題，竟認為無關輕重麼？總之這些抗戰救亡等案，既無下文，我們當然莫測高深，祇好就這次大會會議已知的議案加以檢討，看看大會議結果又給了我們什麼安慰或教訓：

一、全國誰也都希望這次大會對張楊西安兵諫的甘肅善後問題，有個根本妥善解決的辦法，去年「雙十二」張楊苦迭打，冒天下之大不韙，實行空前兵諫之舉，其唯一原因即不滿政府五年來「勇于對內，怯于對外」的謬誤政策；故有救國八項主張要求蔣委員長接納，正式提出三中全會討論，俾成爲禦侮救亡的方案。而大會則不問他們這些主張內容如何便以爲叛國之行爲託辭造亂，爲國法所不容，拒絕討論，而以「叛逆」「造亂」抹殺他們苦心救國的一切事實，且要「打回老家去」的十數萬飄泊東北軍，是否便是如此達到他們要求目的——立即抗戰，收復東北？所謂爲解決西安兵諫的陝甘善後問題，而召集（固然依黨章一年一次），其結果辦法是「拒絕討論」四字，這顯然又玩了去年二中全会爲解決西南請纓抗戰而召集的一樣手法，政府威信，威則，威矣，其奈信何？將何以取信天下？折服人心？

二、中央連年所藉口「內未安不攘外」的惟一剝共問題，與

一貫主張「先安內後攘外」的汪先生，以年來共黨表示共同禦侮靠不住，不能置信。但最近共黨中央執行部（見上海二月十六日電）電請大會建議四項及保證四項（建議原文見本刊第二期中共建議之評述一文）這些正式公開要求共同禦侮的表示，按之年來共黨的行動，及其政策的轉變，而客觀事實的表証在今日「抗日第一」大前提下，我們似乎沒有什麼理由懷疑他們拒絕他們的要求，這次大會關於根絕赤禍決議案（原文詳南京廿一日電）雖對共黨輸誠受命，沒有明顯拒絕，並提出四個容納要求的條件，（一）取消蘇維埃政府及其他其他借名目之武力組織，（二）取消蘇維埃政府及其他一切破壞組織，（三）停止赤化宣傳，（四）停止階級鬥爭）其實，這四個條件，共黨四項保證條件已表示接納，大會不立予容納，還要看看他們事實的表現，但事實的表現，要先有容納對方的要求，然後對方有新事實的表示，否則，雙方各站在自己立場，成對立的姿態，依然各行其所是，則「南轅北轍」如何團結禦侮呢？

由此，我們可以窺破中央對中共要求共同禦侮抗戰，還是抱着「固拒」的心理，換言之，中央仍無抗戰

的決心，所以來個泛泛的議案要共黨以事實表現于全體國民之前，這顯然是個緩和全國民衆抗戰狂熱情緒的一種手法，準備將來好藉口他們沒有事實表現，我們不能不澈底勸共；同時根據共未肅清，內猶未安，不能攘外的邏輯，便好把抗日的問題無期的拖延下去。

三、全國望眼欲穿，希望這次會議，對外國策有個新決定。但據二月十二日大會宣言，仍是本着五大大會決議「和平未至絕望，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至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的一貫「忍讓」外交政策，即大會宣言所謂：「此次全會對外方針仍當繼承不變，且努力以策其進行……」與和平為最大之努力，期以真誠決意，轉換時局……」

對內的國策，當然不離「定內」二字，所以特定今年十一月十二日開國民大會，公布憲法，共資遵守，同時，實施國民經濟建設，充實民力，為救亡圖存的準備，結束訓政，開始憲政，必須召開國民大會，公布憲法，這是孫總理手訂的革命方畧，也是總理的遺囑，無可反對。但我們要問：國難危急如今日，召開國民大會，是否為目前搶救國家危亡的迫切

需要？又開了國民大會之後，是否國難可以解除？失地可以收復？誰能保住敵人不突如其來，大舉侵略？

（據二月二十五日天津電，日增新軍二萬餘人，廿七日可抵華，分駐北平豐台青島，同日上海電，駐滬日軍大舉演習，溫州洋面發現怪艇）爲匪蒙軍，即此停止犯殺嗎？全國民衆年來一致的要求是速開『救亡會議』，『國防會議』，不是太平昇世制禮作樂的國民大會，昔北美十三洲獨立解放與英血戰七年而勝，纔召開十三洲會議，制定聯邦憲法，次殖民地的中國，領土主權無時不受敵人侵畧破壞，雖有皇皇憲典，何能禁冀東察北的漢奸政權偽組織？平津領空的敵機飛翔？

公開發私關稅的破壞？華北特務機關的設立與敵騎的縱橫？我們真難索解！去年二中全会決議的國防會議，到今天，尙無召開消息。接着這次大會要開國民大會，豈非國難已成過去，無須國防會議？事有先後緩急，何以如此倒置呢……？至於國民經濟建設爲充實國力之道，固無非議，惟必待國民經濟建設成功後才來抗敵，我們實不敢贊同，因事實的辯証：第一，在敵人到處橫行，武力保護走私之下，整個關稅破壞，民族工業摧毀，國家財政破產，國民經濟將如何

建設？此非緣木求魚而何？第二，在敵人血壘完成大陸侵畧政策壓迫底下，他決不會容許我們安然建設，

北方，賊要殺我，他肯讓我磨刀霍霍嗎？第三，只問建設，而不抵抗敵人侵畧，等於築堤而不排水，結果堤未成，而水已淹，東北四省一切的建設，不抵抗的結果試看今日東北竟是誰家天下？當此國難嚴重的關頭，祇有拚命努力國防的建設，保障民族經濟生命，且次殖民地的中國經濟，深受敵人的支配壓榨，非先把敵人侵略的勢力打倒，永不能翻身，解除痛苦。

我們從上述這些所謂重要議案的檢討分析，這次三中全会給我們三個大教訓：

一，這次會議完全抄襲了去年二中全会的故智，藉會議以和緩東北軍西北軍狂熱的抗敵情緒，同時，威脅利誘，以分化作用之效，什麼張揚救國八項主張，由三中全会討論，而今事過景遷，橫豎中央軍入陝已達四十餘師之衆，他們非就範不可，救國主張也好，不救國主張也好，皆置之不理，此後我們對中央的一切會議，也可以嘆觀止矣！

二，在抗日政權沒有樹立與黨的最高權力及自由意志沒有恢復以前，什麼發動全國對日抗戰案，保障民衆愛

國運動言論自由案，重定外交國策案，實施國難教育案……絕對是議而不決，決而不行的，因為這些根本違反中央「調整」親善的外交國策。

三、在抗日政權尚未確立之前，什麼保障愛國運動，開放言論，儘管最高領袖發表談話，表示尊重保證，（見南京廿二日電蔣先生對中央社記者談話）而本月廿四日中委劉蘆隱出席三中全會後在滬竟橫遭逮捕，同時厲行取締抗日言論，及檢查沒收廣西書報刊物，（見上海廿五日電）

由此可見中央實行對日抗戰的希望，仍是渺不可期！

本刊徵文條例

- 一、本刊論著範圍以國際國內政治問題，經濟問題，社會問題為主；
- 二、文稿篇幅至多以三千字至四千字為限，並請騰寫清楚及加注標點符號；
- 三、譯稿附原文，如原文不便附寄，請將原文題目，著者姓名及出版日期與地點註明；
- 四、文稿本社有酌量刪改權，但不願刪改者，請先附帶聲明；
- 五、文稿登載與否，概不退還，如雷退還者，請即付足郵資領取；
- 六、文稿經揭載後，由本社一律奉酬現金，登載之稿件如已在他處發表者，概不致酬，特別稿件，酬資從豐；
- 七、來稿請寄本社通訊處轉。

民彝旬刊社啓

總之，這次會議的結果如此，我們從汪先生在會議之前的歷次談話中，以及中央歷次會議的事實教訓中，早已肯定這次會議的命運，故無足驚奇，現在中日當局，正在大談其「親善提携」「調整邦交」與準備扮演「民經濟建設」與「經濟提携」的雙簧，我們不甘願做亡國奴，要遂行抗戰，只有實行孫總理遺囑，喚起民衆抗戰的情緒，結合抗日的一切的力量；以及聯合世界上反侵略的國家民族發動全民族解放的革命鬥爭。其他一切一切的企圖，冀望，是徒然的，失敗的！

二月廿六日

民彝旬刊

（第一卷第三期）
民國二十六年三月一日出版

編輯者 民彝旬刊社

發行者 民彝旬刊社

本社通訊處 桂林環湖路五十號趙昌君收轉

本刊價目

訂	全年	卅六期	國內		國外	
			郵費在內	郵費在內	郵費在內	郵費在內
預	半年	十八期	國內		國外	
			郵費在內	郵費在內	郵費在內	郵費在內
零售	每份		國幣四分	國幣八分		
			角	一元二角		
			元	元		